

20
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RT 9301.1341A

4

3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父部十三

父友一

禮記

禮記曰見父之說不謂之生不謂之死不謂之老不謂之幼

不謂不謂不敢言父之心也故曰父之友也又曰既冠則

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

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

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

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食之矣大夫之友食之則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人部十二

父友 患難友

薦友

擇交

思友

絕交

過友

父友一

增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不問不敢對 又曰父之齒隨行 又曰既葬若君

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梁肉

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顏色則不可 又曰父之執可以

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父友二

增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父友



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

度其所交皆父黨魯國孔融與羣父紀交又與羣交

晉書曰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少孤隨叔父渾避難

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

善撫養袤如已子 南史曰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

誥常使代筆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父友三

增 候問 交游 合辭事類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北齊書凌昂字雲駒洛陽人父于璋魏中書監昂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出明珠 途遇練裙 坐被

道服 南史梁任昉字彥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術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著葛帔

練裙生平舊交莫肯相卹道逢劉孝標泣然驚曰我當為汝作計乃作廣絕交論刺其舊交 聞見錄韓魏公

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副頗慢公公不為較俄

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果不悛將庭

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

之曰而父 **原** 不為梁松禮 願與阿戎譚 漢書馬援

吾客也 之拜牀下援不為禮子孫曰松尊貴大人何為不禮援

曰我乃其父友也 晉書阮籍與王渾友渾子戎少籍

二十歲每見戎盡日而去謂 **增** 世交 參朝之友 崔

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譚 增 世交 參朝之友 崔

孔之交 左傳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

游長安時崔篆仕王莽為建親 世舊之情 通家之

愛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焉 世舊之情 通家之

好唐書嚴武以杜甫世舊待甫甚善 柳 世舊之情 通家之

子厚送崔羣文子與崔君有通家之好 柳 世舊之情 通家之

人部 世舊之情 通家之

父友四

增泣撫其子春秋外傳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後

漢書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于長垣澤其父執謂之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柰辱先君何

收養其兒又曰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呼弟于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

收養之不奉遺教晉書解系字少連荀勗諸子謂曰與

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與先君厚往日哀

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教

育兼成聞見錄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

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嫁其二女墓志吳

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死

鄉人王彭年友善彭年客死于京奎使

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

父友五

增詩唐劉禹錫送同年子張盥詩曰爾生始懸弧我作

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壈愁

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

神依依見睂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辰

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

今三十歲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

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肅機乃

獨秀武抱一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

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

因之雲漢津

人部

洪鑑卷二百五十三

父友

三

薦友一

增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 禮記曰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久相待遠相致其任舉有如此者 家語曰行脩而名不章友之罪也 文選曰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

薦友二

增史記曰管仲囚於堂阜鮑叔薦於桓公 漢書曰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相引重 通鑑曰劉先主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晉書曰桓

溫與庾翼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勿以常人遇之

薦友三

原蕭朱

王貢

上蕭育朱博事俱見交友類

增讓友改官

感恩訪舊

宋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遂

並薦之元史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虞集見其所為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為知已集歸田數載旅不計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
薦為僕射 **擢以拾遺**
漢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
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為大司馬薦崇擢為僕射 唐書蕭昕河南人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選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之則為幽谷一

人部

尚書

薦友

日

叟耳明皇擢錫與同分義獨賞風標海內先賢傳

拾遺後為將相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寔為西門亭長皓與同分義皓辭

可也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

淵事見前交友類文舉之升一鶚陶洪之拔二龍

上見孔融薦禰衡表吳志漢末陶洪薦劉繇欲令舉

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

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馭二龍於長途

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劉岱字公山繇兄也

薦友四

增表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

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

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

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

淑質貞亮英才卓犖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

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

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

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

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

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

人部
尚監頁
薦友
五

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
飛光騶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
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
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增書吳魯肅薦龐統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周瑜薦魯肅書曰魯
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

思友一

增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又曰風雨淒淒雞鳴
膠膠 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又曰無思遠人勞

心忉忉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思友二

增世說曰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 語林曰嵇康素與

呂安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本事詩曰元相公積
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
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
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至
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院裏

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白有感夢記備記其事

思友三

原 停雲 落月 陶潛詩序停雲思友人也 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憂奕奕 思悠悠 詩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又曰悠悠我思 **增** 夢尋高惠

思繫許詢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

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世說劉 **歌成黃鵠** 牋託

尹曰清風朗月令人輒思元遠別千里顧徘徊謝朓 白雲 蘇武贈李陵詩黃鵠一遠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

深 三載千秋 幾年一面 李陵贈蘇武詩嘉會難再 暮雲

送敬使君詩幾年一會面今日一 悲歌少壯樂相得歲寒心匪他 **墜雨驚風** 暮雲

春樹 謝朓牋邈若墜雨翻似秋蒂東哲贈石崇詩翕如

春 天樹江 東日暮雲

思友四

原 見容輝 古詩夢想 **增** 天各一涯 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

萬餘里各在一天涯道 金瓶落井 古樂府有信數寄

里阻且長會面安可期 李太白詩金 **一別三春** 杜甫

作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 杜甫 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

侍御詩一別星橋 十日不見 杜甫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

下三御詩一別星橋 十日不見 杜甫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

憐鄰里間十日 聚散十春 杜甫別蔡著作詩憶念

不一見顏色 夢想三年 韓愈贈元協律詩寤寐 思友五

游金類曰卷三十一
原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
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增**魏曹植詩曰高臺多悲風
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回且深方舟安可極離
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
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原**晉曹攄思友人
詩曰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凋翠草寒風振纖
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草疎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
情隨元陰滯心與回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
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於耳褰裳
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陶淵

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笏悠邈搔首延佇 **又**曰停雲
藹藹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
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
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
平生 **又**曰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
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
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顧游鳥半藏雲何時不憫默
是日最思君 **增**宋謝朓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定佳

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唐羅鄴寄友詩曰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
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攜尊座外花空
老垂釣江頭柳漸疎裁得詩憑千里雁今年寧不憶吾
廬

增書唐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
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
之地進不能相合退不能相忘牽率乖隔各欲白首微
之微之如何如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

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
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書悲哉微之于我也
其若是乎又觀所寄聞僕左降詩曰殘燈無焰影幢幢
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計
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韻以先奉報
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
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
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巖猿谷鳥哀鳴
啾啾平生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

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過友人一

增毛詩曰惠然肯來 又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莊

子曰夫逃虛谷者聞人足音則跣然而喜況乎昆弟親

戚之警欬其側乎

楚人行警小聲曰警大聲曰欬

過友人二

增淮南憲王傳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

左顧猶言枉顧古之長者居右

少者居左長者顧少者故曰左顧

又曰漢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

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

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潛確類書曰郭林宗見友人范

逵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今洛人皆效之 魏志曰山

陽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

廷常車騎填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

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

家書籍文章當盡予之 明語林曰何文肅喬新景泰

進士知溫州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

無所覓何曰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醢一瓶共酌劇談竟

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 又曰劉尚書麟每退食如坐
禪室楊閣老石齋過之見雙藤依戶飄香載道歎曰此
與東牟劉榮祖何異晚歲欲樓居力不能營文待詔為
繪神樓居圖遺之騷人墨客爭為題咏

過友人三

增剡水乘舟 豫章設榻 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

皇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舟而
詣之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
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後漢書陳蕃初為青州太守
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
為一榻去 易衣改席 白飯青芻 南史羊欣嘗詣謝
則懸之 杜甫贈竇侍御詩肯訪
浣花老翁無為君 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原

會造嵇康 達過陶侃 世說嵇康夏月于大樹下鍛向

視鍛如故旁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大
取之遂深怨恨 下陶侃母事

過友人四

原飲酒 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將飲酒曰焉

多智人謂 造請諸公 張湯傳造請諸公造 千里相

期 後漢書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為友二人
孺子焉共刻期日後期至元伯具白母請設饌待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深耶對曰巨卿信士
必不乖違至日果到 彌日信宿 漢書郭林宗別傳林

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彌日信宿 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車不傳軌鸞不輟輒詣 昔枉光塵 應休璉詩自昔枉

黃叔度乃彌日信宿 昔枉光塵 光塵結言固始終

人部 昔枉光塵 光塵結言固始終

把臂林臯

古詩把臂入林臯

高駕微言

李白詩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微言

過友人五

增詩唐李賀高軒過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厭轡

搖玲瓏

增書魏應璩與滿炳書曰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侯生

納顧於彛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謝安與支

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

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韓愈荅張籍書曰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

志因緣幸會得遂所圖豈惟吾子之不棄抑僕之所遇

有時焉耳

患難友一

增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禮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又曰患難相死周禮

注曰任信于友道恤憂患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

四患則死之諸葛武侯曰歷險夷而益固

患難友二

增孔叢子曰邠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

觴之陳樂而不作飲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

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

也送我以辭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隔宅而居之 晉書曰元帝時應詹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芻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類書纂要曰錢應高溧陽人景定中寇陷建康時故人趙淮宿其家為寇執應高聞淮死追之不及乃哀號投荆溪而死 又曰陳大年字彥求貢辟雍同舍生陳仲防患疫人皆避大年曰疾病相棄豈

友誼耶為召醫仲防瘥曰彥永真生死交情也

患難友三

增左杜

殷顏

綱鑑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

而異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道君逆則順

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則死儒曰士不枉義

罪王殺經杜伯左儒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

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

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天寶中語曰顏殷柳陸據

李邵趙以其重 看疾 求醫 疾世說荀巨伯遠看友人

行誼敦友道也 巨伯曰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至巨伯曰友

人部

尚監頁白卷三百五十三

患難友

三

父病醫索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
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遂盡與之
援琴而鼓 上王丹事見前訓子類
俱往見之卒逢飄風暴雨俱伏于空柳之下衣寒糧乏
度不能俱活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糧與之革子固辭
二子曰子不我受俱死何庸乎于是革子受之二子凍
飢而死其思革子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
革子有憂悲之思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曲
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

上 賣餅市中 後漢書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
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託死吾歿但以尸埋
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適巨卿
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拜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
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
而去 魏略趙岐字臺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
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
得死友迎上堂饗之

極欣藏岐復辟中 代行絕域 往訪循州 類書纂
要狄仁

傑為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域母
老且病仁傑請代之有詔免行 蘇文定集宋巢谷字
元修四川眉州人舉進士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
海谷往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
輒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
媿高恭而前遇存保後遇余兄弟也

原 不恤之刑 周禮八刑六 增 併糧 伯桃相與為死友
欲仕于楚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度不俱生乃併衣
糧與角哀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
桃之義以公 望門投止 綱鑑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
卿禮葬之

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
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為君
子足下如何端取仁義篤曰今欲與明
公分之明公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漢書申屠蟠友馮雍繫獄豫州黃琬欲殺之或勸蟠
救之蟠不行曰黃子琬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用雖言

原 不救繫獄

人部 尚監頁白卷三二五三 患難友

患難友四

原 不恤之刑 周禮八刑六 增 併糧 伯桃相與為死友

欲仕于楚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度不俱生乃併衣

糧與角哀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

桃之義以公 望門投止 綱鑑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

卿禮葬之

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

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為君

子足下如何端取仁義篤曰今欲與明

公分之明公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漢書申屠蟠友馮雍繫獄豫州黃琬欲殺之或勸蟠

救之蟠不行曰黃子琬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用雖言

原 不救繫獄

人部 尚監頁白卷三二五三 患難友

患難友四

原 不恤之刑 周禮八刑六 增 併糧 伯桃相與為死友

欲仕于楚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度不俱生乃併衣

糧與角哀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

何益琬聞

與汝偕死

前吳範事詳類

增以柳易播

新唐書劉

禹錫貶播州柳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

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

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得改連州

州與零陵蔣漳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大夫畏

禍不敢往還獨漳日陪屨杖次年庭堅召還未行疾作

漳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託君矣及卒漳為棺斂具舟送還

患難友五

增誌銘唐韓昌黎柳子厚墓誌銘曰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

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

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

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擇交一

增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

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擇交二

增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狄道人博學未嘗書刺

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遯 荀氏家傳曰

荀彧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雋傑彧卒

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承求
交吳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
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
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雄士往者將軍
稱之不輟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
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書曰陸龜
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擇交三

增閉門

異席

續漢書趙典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六
帖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朱章貪奢不

法仁終不與
交言同席

原郭詣仇覽

王拒陳遵

後漢書仇覽
字季智太學

中與同郡符融比字常自守不與融言融奇之曰志士
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
學豈使人游談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
詣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又曰陳遵欲交王
而丹拒 **增**不交名士 辭友貴人 齊春秋王僧祐字
喬宗亭然獨立不

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
與侯伯未嘗與一人游焉 後漢書曰張霸遷侍中虎
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
與為交遂巡不答眾笑其不識時務 清身潔已
簡質純彝 野人解系事見父友類 梁書庾說字彥實新
野人也性純彝簡質罕所游狎河東柳惲欲

傳嘏辭交

嚴遵却友

世說何晏鄧颺夏
侯太初並求傳嘏

與之交拒 交而嘏終不許諸人因荀彧說合之傳曰夏侯太初志
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
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鑰此三賢者皆
敗德之人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人部

增

擇交

二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游數稱其德李温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矣卒不能屈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

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恥交兵子 意薄司空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與劉巴宿巴不與語飛

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

何與兵子共語世說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

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 必交長

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尚存 者 惟友名流 庸書張巡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

擇交四

原未之許 後漢書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

曰君房有是言 **增服其裁量** 世說許子將嘗到潁川

丹未之許也 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

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

不造也時人 **躬耕林藪** 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

服其裁量 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 **交皆名士** 唐書鄭綱善

耕林藪桓温平蜀上表薦之 **名士夙儒** 又曰蕭復非名士夙

天下 名士 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徐

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繫衣裾俄而元長及禍

時人服 **能交豪傑** 唐書孔述睿少脩 **游皆豪俊** 彙

其幾鑿 **游** 韓滉幼有令名所 **游** 必天下豪俊

擇交五

增詩 唐孟郊審文詩曰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

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槿

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

交可與賢達論

絕交一

原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詩注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增**樂毅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絕交二

增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

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已也知已而無禮固不如縲絏之中 **原**漢書曰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增**東觀漢記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

爲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原**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

子之友後遂不終

絕交三

原喪朋

賣友

易東北喪朋 史記酈寄與呂祿善大

勃等乃得劫寄父商使寄給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

好 流言

漢書孔僖曾祖父子建與崔篆交篆勸仕王

所好 禮記久不相 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衮冕之志各從

朱穆論

嵇康書

漢書穆字公叔疾時交游不篤輕

為三公舉嵇康自 增 徙居合浦 託契燉煌 將隆為

都尉王莽慕與交不甚附之莽秉政徙居合浦 三國

春秋李嗣與燉煌太守李暉結刎頸之交常以宗族託

高曰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 責為郡吏 恨奪黃

後暉反為嗣所構暉深恨之

門 東觀漢記梁鴻初與京邑 蕭友善約不為臣及友為

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魏志鍾繇傳王弼為人淺

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亦不終 恐其薦已 諷

奪其黃門郎於是恨融與黎亦不終 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

以絕交 袁淑貞隱士傳鷓冠子隱居山林衣弊履穿以

煖嘗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煖

絕焉 徐廣青箱記相國掾口調有盛名同郡任覽與

調友善鄭衰謂覽曰調奸雄必 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調果敗

絕交四

原如遺 詩棄子 思怨 又曰忘我小怨 棄子 子臯曰朋

子棄 又相謗也 狎長相憂又相謗也 增 富貴易 漢書

易交亦

前交後絕

絕交

七

危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子而生不若拘而死闔閭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
 因於譚夫吾故免也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
 而不受佞也吾行虛矣吾亦恥也遣弟離婚齊書初劉逖與
 以事君吾行虛矣吾亦恥也遣弟離婚齊書初劉逖與
 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班之將免魏彥深等也
 得結陳雷之契又為聘班之女班之將免魏彥深等也
 先以告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豫知之先自申
 理班由是疑逖告其所為及班被解裳自隔劉璉與
 出逖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此
 友人會稽孔邊同舟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之曰美
 而豔璉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
 隔請絕類書纂要陳璉初與蔡下

絕交五

原詩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
 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棲飽則泥伏饕餮貪污臭

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
 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原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中宿子
 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阜
 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
 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
 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
 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
 之詩所以為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
 月之輝光照佼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

聲名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
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
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
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久情意
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
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
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
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
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
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
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
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
中傷者雖矍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
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
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蹀塵臭處千變
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

滄金類山卷二百五十三
三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
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
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
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
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
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增**唐張九齡書曰初則許之以

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

原論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游也甚矣不敦於
業不忌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
私重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
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起蹊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
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
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

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管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
不望景星奔藉響川驚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
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
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
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
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
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
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
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
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
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
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纒衡所以量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
若游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
重錙銖纒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

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
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闐闐
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
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
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
一才則揚着抵掌至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
組雲臺者肩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
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
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
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

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邵成分
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蘧獨立高
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
畏之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漢史
 曰光武引嚴光入道故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
 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南史
 曰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為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
 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
 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
 自殺反臣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唐
 書曰唐公踐天子位多引貴臣共榻劉文靜時為納言
 固諫帝曰宿昔之情何可忘也 舊唐書曰唐明皇微
 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與有功由是寵遇特

厚出入卧内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過
 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
 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

故人三

增脫驂 遺馬 上孔子遇舊館人事詳喪友類 東觀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 援南

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
 馬之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
 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
 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同

食 共衣 韓子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終日不食故人
 來乃食 南史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友善二

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門外尹 嫁女 授官 唐
 年長嘗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
 世稱之 又曰王顯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為

人部 前益頁 故人

戲持帽為歡及帝登極名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顯獨不
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顯曰朝貴而夕死
可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龍潛之舊何不
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車覆水陶淵明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
薪躡破履豈無故水不忘著簪勿遺踣屨韓詩外傳
交親逝去如覆水

少原之野聞婦人哭于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
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
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著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遺其踣屨已行三十
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履
哉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也于是楚俗無相棄
者

贈以綈袍遺之紈扇史記范雎為秦相聞魏使
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雎謂賈曰公所
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古今注漢
朱買臣字翁子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郡人未
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

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飯之脫粟贈以生芻漢書公孫弘為
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桌
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慙曰寧逢惡賓
不逢故人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
素絲一縷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
之具也有一入而無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散者將有
撲滿之敗不聽求官必與均禮唐書裴均為相有
可戒乎

司垣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羈賤必與均禮又劉仁
軌雖貴顯接故大亮懷恩李晟篤義舊唐書隋末
舊如布衣時張弼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弼為
所獲賊帥張弼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
家產以遺之官爵以授之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
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
州都督唐書李晟奏樂享賓賦詩送別和靖與
篤分義隆于故舊

人部
日蓋頁名卷三十五
故人

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飯之脫粟贈以生芻漢書公孫弘為
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桌
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慙曰寧逢惡賓
不逢故人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
素絲一縷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
之具也有一入而無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散者將有
撲滿之敗不聽求官必與均禮唐書裴均為相有
可戒乎

司垣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羈賤必與均禮又劉仁
軌雖貴顯接故大亮懷恩李晟篤義舊唐書隋末
舊如布衣時張弼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弼為
所獲賊帥張弼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
家產以遺之官爵以授之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
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
州都督唐書李晟奏樂享賓賦詩送別和靖與
篤分義隆于故舊

人部
日蓋頁名卷三十五
故人

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飯之脫粟贈以生芻漢書公孫弘為
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桌
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慙曰寧逢惡賓
不逢故人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
素絲一縷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
之具也有一入而無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散者將有
撲滿之敗不聽求官必與均禮唐書裴均為相有
可戒乎

司垣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羈賤必與均禮又劉仁
軌雖貴顯接故大亮懷恩李晟篤義舊唐書隋末
舊如布衣時張弼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弼為
所獲賊帥張弼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
家產以遺之官爵以授之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
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
州都督唐書李晟奏樂享賓賦詩送別和靖與
篤分義隆于故舊

人部
日蓋頁名卷三十五
故人

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飯之脫粟贈以生芻漢書公孫弘為
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桌
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慙曰寧逢惡賓
不逢故人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
素絲一縷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
之具也有一入而無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散者將有
撲滿之敗不聽求官必與均禮唐書裴均為相有
可戒乎

司垣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羈賤必與均禮又劉仁
軌雖貴顯接故大亮懷恩李晟篤義舊唐書隋末
舊如布衣時張弼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弼為
所獲賊帥張弼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
家產以遺之官爵以授之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
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
州都督唐書李晟奏樂享賓賦詩送別和靖與
篤分義隆于故舊

高祖有舊後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
為引入卧内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宋史陳造
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載入
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造也留三日賦詩而別
後宮 盛陳陞衛乃至陳叩宮門曰吾故人傭耕者聞之
為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召見載歸善以爲既見當握
馬援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門相善後漢書隗囂使
手如平生而述盛
陳陞衛以延援入

故人四

增無失其故 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
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
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
其爲親也故者 喜會故人 曰口口景差至蒲騷見宋玉
無失其爲故也 喜會故人 曰口口景差至蒲騷見宋玉
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 故友舊交 敬
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日足矣

則五等論商鞅欺 沉醉釀川 鄭弘事見 稱其義烈
故友李斯囚舊交 沉醉釀川 前交友類 稱其義烈
後漢書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
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
駢而薦友一 擢用舊交 魏志何晏遷侍中主選曹
時稱其義烈 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契分愈密 唐書裴寂大業中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
攜手笑語 又曰韋表微篤故舊雖
庸下必與攜手笑語

故人五

增詩唐高適逢謝偃詩曰紅顏爲別久白髮始相逢惟
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又白居易傷友詩曰陋巷孤
寒士出門苦棲棲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
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

車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顧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又郎士元詩曰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把釣竿宋張子厚答劉子先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又劉子先謝張子厚詩曰故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

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

喪友一

增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也謂暮年又曰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又曰主人三年喪則爲之再朋友虞祔而已又曰朋友虞祔而弔退非從主人也儀禮曰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注謂無主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象冠廣一寸以上歸有主則止也如幼弱則不止也又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與服衰經帶檀

滿鐘類以卷三百五十四
五
弓群居則經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爲總服即士之疑服素冠也

喪友二

增說苑曰鮑子死管子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子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

而況爲之哀乎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聞諸老聃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爲服古之達禮者行之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唐書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步送喪至其鄉

喪友三

原挂劍 絕絃 綱鑑延陵季子返挂劍于徐君墓樹

驢鳴 車載 世說孫楚字子荆與王濟為友濟死子荆

坐客皆笑之 後漢書任未字叔奉德致于墓所由是

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于墓所由是

名知 哀梁棟 歎山河 梁折不覺哀耳 謝鯨哭之慟曰棟

黃公酒壚歎曰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

游亦預其末嵇阮亡吾為時羈縻今視之雖近邈若山

也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後漢書皇甫規為度遼將

越界迎之人告并州刺史胡芳宜舉奏芳曰吾為朝廷

愛才遂無所問 又范式張邵少為友邵死式素車白

馬號哭而去 修墓種樹而去 增善惡一人 總麻三月

巨卿也 式修墓種樹而去 增善惡一人 總麻三月

唐書權皋德輿之父大曆中卒于家韓洞王定為服朋

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三輔決錄游殷為胡軫所害同郡吉伯 代親復讎

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為總麻三月 張父先為鄉人所

為周子舍 害及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暉

不能言暉曰吾知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暉即起

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暉即起

卒琰撫其孤恩如已子 賦詩攜酒 廢斤輟絃 盧北史

明友人王由居穎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

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游元明歎曰

由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

聞由為亂兵所殺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世說支

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隆常謂人曰昔匠

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于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

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 事母撫孤 卹家嫁

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殞 蜀志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少與健為楊恭友善

女 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母恭子長大

為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晉書紀瞻慎行好施

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周卹其

人部 喪友

喪友

喪友

喪友

喪友

家及嫁女資
送同于所生

喪友四

原吾已

左傳鄭子皮卒子產哭曰吾已無為為善矣

遺愛

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 鼓琴歌 莊子子桑扈孟

相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

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之子貢趨而問

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賑給 朱暉事 增棄官收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尚典刑 後漢

葬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 尚有典刑 後漢

酒酣引融與蔡邕友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 自送

南陽遂字德陽聞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

疾篤命絕殯斂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于南陽 迎喪

營葬

南史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暉善

故衣一

篋

南語林王賢江陵人明初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往江

鹽城令讓除子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以 贖

所寄物與讓子讓子必不受白于官拘而與之

女助喪 病紀典纂要于寬成化舉人友任良

喪友五

原詩梁吳均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

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又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

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已矣平

生事詠歌盈篋筍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
侯還叙平生意

原賦魏王祭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
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
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
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泱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逶
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渺渺兮藏形 **增**
晉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竝
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
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琴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
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
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

而歎遂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
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
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
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
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
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
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
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又陸機歎逝
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
世人冉冉而行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木每

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
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
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常痛靈根之夙
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頽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
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
芒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
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克堂而行
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
邈而旣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
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旣覆知此

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
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
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
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
暮而意迨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
存得十一於千百樂墮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
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
攪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
云乎識道 **原**梁江淹傷友賦曰泣然霑衣兮悲表友
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眉靈枝而啟胄轢四代而式昌

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旣華旣
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
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
于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窈生平之游遇懷愛重於素璧
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術
而共徑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柏我發志於冬桂
帶瑤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門復從官
兮朱藩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
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滋結深痛於爾魂

原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淳孝

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
倫鐘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
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客之殯則
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生平之素憑論款
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莅此邦務
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别無
益離悲祗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
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
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
自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

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
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又劉孝標
追荅劉沼書曰劉侯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
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
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
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
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譚有徵冀東
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
劍空隴有恨如何 **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
親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

行則連輿止即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
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爲一集觀其姓名
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冀壤可
復道哉 唐李嶠荅李清河書曰昨自歷亭路還至臨
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
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于有情之地古人所
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
才高位下盛年天閼同志遽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
恨其藻綴鮮華姿采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呈諸水鏡可
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

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候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
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爲感慨之資羈栖無學植之半
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談
者之口亦爲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
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繒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
不資於目前孤遺不給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爲
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縛追賻千古之下凜然獨
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費多端舊業
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夕又頻濟施贖莊之餘颯爾復
盡今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

日惠愛在人吏眈追感道路血泣而簡書是懼賄祿莫
申夫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紊我公
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旣將萬化同盡企江西
之潤方爲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兄
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願獲伸豈惟崔氏獨受其賜
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

賓主一

增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 又曰包有魚不利賓 尚書曰修五
禮注吉凶軍賓嘉 洪範曰八政七曰賓 詩曰我有

嘉賓鼓瑟鼓琴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又曰爲
賓爲客獻酬交錯 又曰序賓以賢 禮記曰賓客主
恭 又曰賓禮每進以讓 又曰主人親速客速召也
又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又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
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
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又曰天子
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又曰若非
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左傳曰諸侯賓至奠設
庭燎賓至如歸 又曰周諺曰賓有禮主則擇之 周

禮曰太宰以八統馭萬民八曰禮賓 又曰太宰以九
式均節財用二曰賓客之式 又曰六職二曰教職以
懷賓客懷安也 又曰庖人掌賓客之禽獻注謂獻禽
供賓客 又曰六聯二曰賓客之聯事 又曰六儀二
曰賓客之容謂矜莊也 又曰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
賓客 又曰八辟二曰議賓之辟賓客有罪先議之
又曰秋官野廬氏掌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
屬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爲藩蔽若有賓客
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伺候
將爲盜者 又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

親諸侯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又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賓相傳辭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而已 又曰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 又曰凡賓客至掌客掌獻飲食享禮眡之餐牢注餐食始至小禮也 又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灾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注殺節省其費用也 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 韓文曰魚川泳而鳥雲飛是賓主之相得也

賓主二

增國語曰單襄公如楚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膳宰不致餼 左傳曰會于王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王為客若之何使客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慨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為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王莽為宰

人部

洪鏡類山卷二百五十四

賓主

五

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後漢書曰傅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私客英雄記曰袁紹居洛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敕旣過家具設賓饌 晉傳曰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王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 晉書曰嵇喜爲太僕知廐騶馮陵英俊待以賓客之禮以狀表上 世說曰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

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南史曰謝瞻兄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盛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遜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 唐書曰王毛仲有寵于明皇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宋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又曰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人排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

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賓主三

原吹笙

設燎

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諸侯賓至奠設庭燎賓至如歸

左傳

就館

壞垣

又曰叔弓如晉晉人曰子姑就館如晉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曰繕垣昔

又曰子產

壞垣

以待賓客今吾子

增貴賓

上客

庶母崔道固事見

劉備屯于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

復有遠志但結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

浮湛

率素

陳導與賓客晝夜呼號酒肉相屬嘗謂張竦曰足下諷

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

率素

漢書

不減于子而差樂顧不優耶晉傳陸納為吳興太守

惟酒一斗鹿肉一斗坐客愕然徐曰明公可飲酒三升

過舍

造門

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久客游不遂可來

過我舍于是相如後往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

令有貴客為具名之

漢書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

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

連榻

卧牀

世說杜預拜

士畢賀乃連榻而坐羊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

榻坐客耶遂不坐而去

魏志許汜與劉備並立劉表

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氣無

除主自君言豪寧有事耶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

客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

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欲卧百尺樓上

卧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惡賓

殘

客上公孫弘事見故人類

梁書張纘字伯緒與何敬

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

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

人部

賓主

賓主

賓主

賓主

賓主

賓主

人部

賓主

賓主

賓主

賓主

賓主

賓主

拒不前曰吾不能
對何敬容殘客
去事驃騎
命歌驪駒
漢書大將

驃騎去病日貴青門下客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
安不持酒肉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命歌吹諸生曰歌
博士持酒肉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
驪駒式曰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
君為主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豎子所辱遂免歸
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曰取為豎子所辱遂免歸

東道主
西都賓
雲聚禹廷
星占荀里
尚書大傳

都賦曰有西都賓
雲聚禹廷
星占荀里
尚書大傳

禹為主人于是卿雲聚俊又集百工相和
而歌卿雲
下陳寔荀淑事見父子類
投刺攝齊

拂筵整帶
蘇州志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雍
攝齊者皆一時英俊
南史孔休源到都寓于少府孔

登宅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後雲命駕到少府
源及至令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

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
食分三客
名重五侯
士列

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所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
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人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願得上廚
漢書樓護字君卿為五人短小精
辨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

忘
賓朋分校
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
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

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
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南史何思

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重交結入華林園撰
與諸賓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
晨會光武于鉅鹿請

朋校定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
晨會光武于鉅鹿請

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
晨會光武于鉅鹿請

桓遙屬而歎曰吾門
門無雜客
座有嘉賓
宋書曰

中久不復見如此客
門無雜客
座有嘉賓
宋書曰

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自適居負
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

人部
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

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

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

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

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

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

一兩人 梁書何敬容為尚書令左丞參掌佐史以妾弟事免職後起加侍中賓客門生喧譁如故冀其復用

致書戒之 會稽謝郁

康衢長者 涿郡中郎 尹文子康衢長者

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

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荆州雍與 窗中窺客

下延賓 列女傳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珍有高名

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也 後歲餘復請客皆

者德秀士母觀之喜曰無憂矣 晉傳王雅既貴幸威

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 玳簪珠履 紫轂緇駟

而雅善應接傾心禮之 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黃歇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

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

客春申君三千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後

漢書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歸

附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

賤與之抗禮紫轂緇駟填接巷陌 盈門數千客

作書二十篇

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

天中記尸子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

未嘗不與佼規商君被刑恐併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

十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館賓辟為官屬 館

以下僚 漢書御史大夫張忠辟孫賓為屬欲令授子經

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

今仲宣而館以下賓之食尊既不能貴賢宜以長瑜還

靈運載 欲陪太祝 將愧龍圖 甚貧客呂文穆公之門

之而 公許之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

甚厚後鄭公果兩入相云 世說滕龍圖達道布衣時

常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兆而滕方年少往往

觀出狎遊縱飲范公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

高曠愛才

青瑣集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

加培植莫為枝

狂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曰主人若也憐

高節歸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

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

所懷于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

歌妓至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

高曠愛才

雁聲寄詠 宋趙平叔至門下數年

才如此

豹隱名堂 雁聲寄詠 郡守召至門下數年

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有

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

郡守蔚然只在立談間 王奇謀有聲塲屋為李文定

客文定薨章聖臨奠屏間有詩云雁聲不到歌樓上秋

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

試謝詩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賓主四

增賓以特牲

左傳賓以特牲晉悼公救災之道

原趙孟為客

左傳宋公兼享

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注

臧紇為客

左傳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以為上客

漢書蒯通見曹相國曰梁石君齊之俊士

增將軍揖客

漢書大將軍衛

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

曰敬受命以為上客

自安舊節

又曰成都侯王商子邑

大將軍聞愈賢黜

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

皆敬事邑惟樓護自安

稱賤子壽坐者百數皆離席

伏唯護獨東向正坐

質疑問事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

時時好事者從之質

君嗣疲 葛亮長史比詣亮諮事

送車數百輛與親故書曰晝夜接賓客人

辟後聽之

敬丞相長史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辟後

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大有如此賓
客謝深有愧色
此客逼人
晉書謝安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豐豐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
世說謝安造桓温温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顧語孫興公曰

此客噉名
又曰右軍詣晉簡文顧語孫興公曰此噉名客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

衣自煖
齊書謝超宗坐公事免詣公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通其日風

矣超宗既坐飲酒數醜辭氣橫出太祖對
之甚欣拔為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

地復縮財賦薰者與丞相于都尉向為硯席之交及琮居中薰
及沈雲翔等十人皆交通中貴號為夜半客咸通中薰

林十指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
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于府第俾

與子弟講學曰范君廊廟人也後簡肅還朝載蜀公以
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

曰蜀珍產不及道吾歸得一偉人耳
自題客舍
蔣欽

緒歷吏部負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
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

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

賓主五

原賦 魏陳思王曹植娛賓賦曰遂衍賓而高會兮丹幃

暄以四張辨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

妙說兮飛翰墨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聖賢之紀

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德於白屋兮

踰周公之棄祭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乾

增書 梁謝郁戒何敬容書曰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

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慚甚休甚休昔竇嬰

揚暉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獨交黨援卒無後福

人部

洪鐘類書卷三十五

賓主

三

終益前禍人人所以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鑒焉 唐李嶠上高長丈書曾越嚴序敬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睂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

增論漢王符潛夫論曰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隙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

昔魏其之客流于長安長平之吏移于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客猶若此況乎生貧賤者哉

唐李德裕賓客論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蓋稟上聖之資邪不能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廢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漢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

詭爲其心腹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
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
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
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疎濶逮
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下切齒衛
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接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
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
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
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

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
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
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
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亦
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
薄游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
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
相往來世道險熾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
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
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

朝廷靜矣

好客一

增史記曰鄒衍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趙平原君側行襪席適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 又曰魏有隱士侯嬴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晉書曰阮籍云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

也 漢書曰灌夫謂田蚡曰將軍幸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南史曰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龍門游

好客二 賓客謁見附

原置驛 開閣 史記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長安四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戒門下客至亡貴賤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 白帖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延賓客公孫賀劉

屈釐壞為馬廐奴婢室也 倒屣迎 投轄飲 後漢書蔡邕倒屣迎王粲 漢書陳遵與人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 遺鯉魚

有車馬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古詩門有車馬客 歌魚 登龍 戰國策馮驩在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孟嘗君聞之乃與魚 後漢書李膺風裁高峻士有被

其容接者 **增** 率素 豐華 上陸納事見前賓客類

名登龍門 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

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以固

之豐華不及 **連榻坐客** 埽徑接賓 上杜預事見賓

曼之真率 **連榻坐客** 埽徑接賓 主類 天寶遺

事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埽雪 **弟兄劇**

開徑迎接賓客至所居處宴飲謂之煖寒會 **弟兄劇**

飲 賓從獻酬 合璧事類陽城拜諫議大夫與二弟延

好賓游終日獻 惟飾臺池 喜延賓客 唐書牛僧孺

酬同其醉醒 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 **合五侯鯖** 為

新唐書畢坳喜賓客未嘗以有無計 **合五侯鯖** 為

十人饌 西京雜記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樓護

為鯖世傳五侯鯖 宋書劉穆之性奢 **泛江置酒**

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 **泛江置酒**

至府設筵 南史孫瑒字德璉頗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

致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

十餘船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

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國史補德宗

非時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任疾驅諸客至府已列

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鎗釜而取之

故三五百人 **使其食客** 目為豪友 史記呂不韋招

饌常可立辦 **使其食客** 目為豪友 致士厚遇之至

下不韋乃使其食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

巨豪也各延納四方名士競相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

于門下科場文士亦集于 **原** 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

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原** 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

二十躡珠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 綱鑑毛遂在十九

呼十九人上盟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 **賓客謁見**

事者也遂為上客 下春申君事見前 **賓客謁見**

展履 命駕 雁門太守者謁規卧不起有頃白王符在

門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展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

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南史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夕

人部 好客

好客

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與狎有人方
之樓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刺必盡
懷刺 彭萊登牀 本傳禰衡來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
統非美故舊又值有賓客美徑上統牀卧曰須
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好客三

原 一沐三握 網鑑周公下白屋之士一
三分二供 帖
管仲念國用三分二在賓客
注謂二以供賓客也一在國
為千人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讓之致食客
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漿酒藿肉 鮑宣傳使奴從
恒滿坐 後漢書孔融為大
誘掖後進常歎曰坐上客恒
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開門待客 華陽國志任
熙字伯遠開
明待賓客朝無
少長必有供膳

肉山酒海 見曹植與
中廚豐膳 見
曹

植娛 終宴不疲 見曹植
公謙詩 周覽不倦 吳志諸葛融每
延賓高會輒問

賓客所能乃合榻促席選對博奕或樗蒲投
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覽不倦也
座無空

席 晉書王渾為樂安將軍鎮壽陽時關人新附渾撫循
羈旅虛懷接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謁士皆悅附焉

開筵以待 又曰車後字武子風姿美幼機敏率桓
于激賞當時每有盛坐必同之皆云無車公
不樂太傅謝公游集之日開筵以待之也
別陳異

饌 周書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惟對賓客
敕中廚別進 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常恐座客請歸每
異饌留之 薄待賓客 居家 拂坐 世說陶徵士居
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請已者規知衣服垢穢方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去
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麥飯葱菜 濁酒素筭
後漢書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
更請丹不至新息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

人部 好客

不得已而至於侯故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却之曰以君
 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世
 說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濁酒素筆奉迎神武
 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
 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
 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類
內廚外膳 **粟飯菜茹** 宋書宗愨孝建中屢遷豫州
 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
 膳以待賓客而愨至惟設麥飯菜茹謂客曰宗軍人慣
 噉麤食慙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慙 **謝賓客** **原翟尉**
 長史慙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署門** **屈釐壞閣** 漢書翟公為廷尉
 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 **主父無入** **將軍不招** 史記
 交情乃見 詳上開閣 **秦王下令** **徵士**
 偃為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
 昆弟不能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
 入偃之門 漢書蘇建責大將軍衛青不招賢青曰招
 賢絀不肖人主之柄也 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增門客盡衰

座賓復至

漢書灌夫家居賓客益衰
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

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 史記廉頗失勢客盡
 去及後用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 秦王下令 徵士
 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焉 秦王下令 徵士
題詞 通鑑秦大索逐客 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
 逐客之令 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

戒勿脩殺 **自甘居野** 東觀漢記崔瑗好士愛賓客盛
 脩殺膳殫盡滋瑗味或言其太奢
 瑗聞之怒救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
 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為諸子所嗤也

唐書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汚既老家於洛歲
 時賓客請見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
 謝勿與通 避不出見 合璧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
 與通 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
 素寡欲門無雜賓李涿罷浙
 西以同里訪之避不出見

好客四

人部 好客 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與通 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與通

增詩魏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
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
長坂朱華冒渌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
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又王粲公
讌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歲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
炎暉高卧君子堂竝坐蔭華棖嘉肴克圓方旨酒盈金
壘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
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
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
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增書魏曹植與吳質書曰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
調得爲密坐雖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
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
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
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北海以爲酒伐
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
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
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
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

邈良無由緣懷轡反側如何如何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五

人部十四

美丈夫
美婦人

醜丈夫

美丈夫一



原爾雅曰美士為彥睚睚皇皇穆穆美也 周書曰美

男謂之破老 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 詩曰盧令令

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鉤其人美且偲

又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又曰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家語曰息土之人美 彙苑曰

風儀與秋日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美丈夫二

增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左傳曰陳武子白皙而鬚宋公子鮑美而豔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又曰車千秋姓田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又曰霍光白皙疎眉目美鬚髯
後漢書曰馬援眉目若畫又曰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常登臺見而偉之歎南方故多佳人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封小子侯每與朝會容

姿趨走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原吳書曰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
又曰孫韶字公禮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又曰呂範汝南人有容色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所親謂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典略曰荀彧字文若爲人美偉折節下士坐不累席
又曰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

與熱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增**

世說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

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

嵇叔夜之為人巖巖如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傀俄如玉

山之將崩 晉書曰王戎常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

玉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王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

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裴令公容

儀俊爽時人皆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

行光映照人 **原**又曰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

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

雷 又曰庾公道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

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又曰王劭風姿似父作侍中加

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又曰潘安仁至美每行于道羣姬以果擲之常盈車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常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

王文開生如此郎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姬悅之爭遺

之帽 世說曰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

韶舉 晉書曰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膚清衛叔寶神

清 **增**世說曰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

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形不交外物 又曰

人部

清鑑類卷之五十五

美丈夫

三

王景文風姿爲一時之冠表祭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
悅乃舖啜亦復可觀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
談論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南齊書
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阮
韜何偃爲一雙 北齊書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
間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
披雲霧如對珠玉 梁書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身
長八尺美容貌武帝布衣時見之曰王茂堂堂如此必
爲公輔之器 陳書曰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美風
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宜都王

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
婦人 前趙錄曰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
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後趙錄曰張謐美姿容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
曰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
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
重儒素有若成人 又曰元善洛陽人風流蘊藉俯仰
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 唐書曰
盧承慶美姿儀博學有才幹 又曰張知謩儀質瑰瑋
睂目疎朗曉暢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

曰嚴挺之姿質軒秀 又曰元宗令左右求堪為王府
 長史者姜皎薦源乾曜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清氣爽對
 荅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又曰張
 鎬儀狀瑰瑋 又曰韋斌容止嚴峭 又曰趙昶神采
 軒異 五代史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
 綱鑑曰李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
 也 又曰呂端氣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以端姿儀
 瓌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 元史曰趙孟頫
 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
 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美丈夫三

增兩玉

雙珠

南史宋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漆涉獵文武義博瞻多通時謝混

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不謂一時頓有兩玉人也

衛將軍昶弟也昶顛竝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改容

延首

山堂肆考裴瓚風神高邁為中

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田郎

貌絕

王商體甚鴻大容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

不延首人以

原漢相

田郎

貌絕

人單于來朝仰視

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

田郎

貌絕

又曰田鳳為郎貌

增玉舉

珠庭

世說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唐書李絳為華州刺史見李

高嚴

閑美

伯芻

劉

度高嚴唐書

風寓

姿儀

寓肅

宗即其家拜散騎

李藩姿制閑美

常侍號元靜先生 孔 九龍 五子 北齊書王昕字

帖呂元膺姿儀瓌秀 子竝有志行爲世所稱 睿字祖玉聰明機悟美姿儀爲

其舅北海王昕所愛曰可 原乘羊車 執麈尾 別傳

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 唐書李嗣真常引工展器于

世說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總無分

別 增奇風度 美容儀 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名相王

府參軍閻元靜圖之 稱觀音 號菩薩 北夢瑣言

孔帖竇抗體弱美容儀 語林薛調季瓚同年進士

有美姿貌人稱爲水月觀音 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

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

自任一日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

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曷若薛調

乎 原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 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

璧 晉書王武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竝

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看殺

衛 班伯甚麗 何晏絕美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于師

學名見伯于殿上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何

晏別傳晏年方七八歲慧心天悟容貌絕美出遊行觀

者盈路咸謂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漢書陳平美如

神仙之類 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養之號董君 得葛無恨

窺宋未許 異苑鄆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

如葛勃無所恨也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

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

赤然此女登牆三年 懸珠編貝 點漆凝脂 史記東

窺臣臣至今未許 大臣矣 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

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弘治曰面如凝 龍章鳳

姿 瑶林瓊樹 自修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下王

人部 美丈夫 六

增狀如好女

貌若婦人

史記太史公曰余以

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為留侯其人必魁梧

陰人微賤織屨為業侯景之亂子高從父于都下年

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嗟異日月入懷琳琅

觸目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又

季循平子還語人曰今日紫芝眉宇玉笋風標唐書

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唐將疑美風標號玉笋班每到

元德秀字紫芝房瑄每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

之心都盡山堂肆考唐將疑美風標號玉笋班每到

朝士家以容儀高邁風神峻整精神爽秀姿容

為祥瑞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精神爽秀姿容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精神爽秀姿容

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高祖悅為高祖從事

雄偉五代史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

神爽秀帝憐之乃以為判官悅乃言之高祖召見逢吉精

閩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降準方口宜相天子特

授丞郎唐書蕭至忠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

子何乃居外乎後漢書徐防字謁卿沛國人曰宜相天

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過門

整衣脫冠麤服容儀元子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

衣改容三國典略裴叔則有雋擢為第一譽以

采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擢為第一譽以

無雙漢書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

金馬門晉書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容

燕趙奇士

荆楚仙人

漢書江充名見太乙宮自請

之克魁岸容貌甚壯上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

奇士宋書龔祈字蓋道漢壽人也姿貌端雅容止可

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進止詳華姿表瓌傑孔帖

博進止詳華姿表瓌傑孔帖

瑣言趙逢仕唐及梁卒于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
秀異號曰玉界尺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縉紳仰之
葦

葦倚玉樹野鶴在雞羣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葦與

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軒軒若朝霞濯濯如春柳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

若朝霞舉又曰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美丈夫四

增美秀而文左傳子太叔狀貌異人後漢書蔡邕謂

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貌

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室顏淵吳志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酒肆益樽

晉書王夷甫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手縈妙有姿容

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

此真神見之歎曰質等珪璧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流可愛齊書劉峻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風

流可愛縷武帝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嗟玩曰此柳風

緒少年時張更生風采南齊書庾杲之風範和潤善

中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畫像賜之伏曼容字

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公儀宋明帝每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嵇叔夜

像以稱二天人北史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儻異武

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之儀望俱華屬目唐書高

儼然相映沙門竊窺以為二天人也

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觀

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庭天顏咫尺若隔雲霧恐君

臣之道有未盡也后詔
風儀秀整語林唐明皇早朝

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風儀秀整百官趨班上見張

九齡風儀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風度凝遠唐書宋璟

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風度凝遠唐書宋璟

人莫測朝廷羽儀舊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

其量當代第一信朝廷羽儀嘗謂揆曰卿門第人物文

章皆當代人稱絕神觀爽邁唐書裴度退然

儀乎故時人稱絕神觀爽邁唐書裴度退然

爽玉而冠者唐崔瑄傳崔澹舉止秀眉美鬚

美鬚眉端凝若植漢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奏

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肆于庭風貌之美北夢

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風貌之美北夢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

吏遇閒日以伎樂自隨宴于江渚都人士女懷擲果之

思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裏蜀人見望而慕之

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角以異于眾也望而慕之

唐書崔郾姿儀秀偉人儀幹秀偉彙苑楊慎矜慎餘

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儀幹秀偉彙苑楊慎矜慎餘

秀偉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清

欲見容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耶世哀其言神清韻

粹端美北夢瑣言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神清韻

遠唐書孔季詡永昌初擢制利授秘書郎陳子容止

端秀五代史裴皞出于嬖幸錫馬釣魚左傳宋公

馬四景公嬖向魑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

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諫而
 不聽遂亡去因而伐虞取之破老言破其老成人使之
 雖有言而不用也 彌子瑕有寵于衛衛國法竊駕君
 車罪刑彌子母病其人夜告彌子遂矯駕君車以出公
 聞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異日與公遊果園食
 桃而甘以其餘獻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
 彌子色衰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 寵固安陵 途經
 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 江夏 楚策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于楚共王江乙曰
 江夏 嬖色不徹席寵臣不徹軒願君必從死以身為殉
 後南史蕭韶字德茂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
 清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信因酒酣乃徑上韶牀
 踐蹋餘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時賓客
 滿坐韶 死生牢穿 通達楷梯 上見沈約懺悔文
 甚慙恥 疏府 賜之玉柙 遺以錦袍 漢書哀帝寵董賢東園秘
 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
 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

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
 入紫宮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遺以錦
 袍曰朕于卿恩分如 賞擬鄧通 愛同韓嫣 漢書韓
 何而一朝忽為此變 孫武帝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
 而媽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
 上共卧起 又曰李延年中山人女弟得幸于上號李
 夫人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由是延
 年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美丈夫五
 綬與上同卧起其愛幸等韓媽

原詩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
 陳王裝璫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鷲劍鐔似舒蓮
增文 宋沈約懺悔文曰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
 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

人部
 增益頁函卷三十五
 美丈夫

寔死生牢穿未易洗拔

醜丈夫一

原釋名曰醜臭也穢也

增說文曰醜音蚩酉反可惡

也 **廣雅**曰此惟媿媿儻儻顛顛頹頹焉臞頹顛醜也此鼻

之反惟火遺反媿音陪儻音臺顛音蒲比反頹老反臞音住頹古來反顛音骨頹音欺

尚書洪

範曰六極五曰惡

孔安國曰醜陋也

詩曰燕婉之求籩條不

鮮 又曰燕婉之求籩條不殄 又曰魚網之設鴻則

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又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

取火視之恐其似已也厲人醜人也 辨命論曰哆嚙感額

形之異也哆嚙口張不正

醜丈夫二

原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發蒙記**曰醜男駸蔑

增廣弘明集法琳曰陽文與駸蔑爭麗孟陬與隴廉競

妍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

三尺而廣三寸名重天下 **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修于外王聞其賢聘之將

問政焉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姣將

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

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
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至臨淄水而
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漢書曰蚡爲
人貌寢而貴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姿貌短
陋而博學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
往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晉
書曰左思貌陋而口訥前趙錄曰郭汜字子遊上郡
人父士爲縣卒同郡巫遇一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當生
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
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亦爲縣卒感憤游學師事

安平趙孔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必當貴達

前秦錄曰徐成純直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
極當時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于路司隸徐統見
而異之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曰吏縛犯
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
此兒相面甚醜君以爲相貴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
也唐書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縑經率更令
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
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孔帖曰陳子昂貌柔野少威儀
唐書曰盧杞秉政無學術貌么醜楊炎薄之又曰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
擇人以代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為三軍所信
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乃以鎰為鳳翔節
度使 孔帖曰王伾貌蓬陋 又曰陸羽貌倪陋 又
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
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為
人醜怪

醜丈夫三

原 銳頭 短足 劉謐之龐郎賦其頭也則中豁而上下
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 崔鴻前秦錄苻
頭大而足短故軍中稱為大頭龍驤

周斐汝南先賢傳周燮字彥祖斂頤折額貌甚醜母欲
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于人與我宗者
必此兒也遂舉之 呂氏春秋陳有 **增** 足學 脣缺
惡人曰郭治隼眉椎顙色如漆也
孔帖盧照鄰客龍門生疾甚足學一手又廢 山堂肆
考唐方于字雄飛脣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
餘舉不第遂隱鑑湖數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
曰補脣先生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作令
譏李曰措大喫酒點鹽醬只見門外著籬
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醬只見門外著籬
只見半臂著欄未見 **革帶** 縞冠 齊書張融形貌短
口脣開袴一座大笑 **革帶** 縞冠 醜精神清徹王敬
則見融革帶寬謂曰革帶太緩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
為 縞冠 呂氏春秋列精于高德行于齊潛王所敬著布衣
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
豔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寔不良而曰公
良亦我之 **梁狗** 陸犀 梁冀別傳子嗣為河南尹嗣
侍者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南史恩倖傳陸
陋為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

人部 謂監領函卷三百五十五 醜丈夫

其形甚陋故問捉刀飾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里以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見畢令問曰魏王使崔季珪曰魏王雖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蕭啞李儔射雉驅驢上聲嘶時人號為蕭啞剛狠專執羣小射雉驅驢上為驅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面何類驅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據地感頂面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大夫事見二唐書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大夫事見二唐書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

面麀頭裴景泰書符朗堅從兄初過江王忱與兄國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耶蓋忱醜而才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乃不面狹長貌疎瘦後梁書宋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見用麀頭鼠月之乃求官耶載聞街之

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經法華云間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宋王欽若貌疎瘦舉止山野復贅于頸常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錢曰中堂內便有第恐不免事不遠矣陋貌國公黑面僕射唐書李名靜忠材小貌陋頗知書記高力士見之收在左右與諸奴為伍年四十四餘為小官掌廡中文帳後封成國公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時人稱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時人稱中書監尚書右僕射

離隱頤夏禹長頸莊子支離疎者頤隱于臍肩高于也尸子禹長頸烏喙面目睥目佐宋感鷓相秦左傳華元睥其目睥其腹注睥睛大睥腹大增伯倫之形不妨賢士承宮之狀難示遠人梁祚魏國統倫形貌醜陋肆意放蕩嘗以宇宙為狹云後漢書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求見宮宮曰臣貌甚陋不可以示人部

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醜丈夫四

原不颺左傳晉叔向適鄭酸蔑惡而立于堂下一言而

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其失子下執其手以上謂曰

矣遂如故交注不颺顏貌不揚顯也 **黑而上儂**左傳

黑而上儂深 **長而上儂**又曰陳豹 **惡駭天下**魯哀

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駭也丈夫之與處者思

不能去也婦人之請于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

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子羔貌惡**家語高

篤孝知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 **失之子羽**史澹臺滅

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才薄既而受業名 **增舉帷搏手**

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增舉帷搏手**

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公子

光光見之而惡其貌辭之子胥曰願令公子坐于堂上

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許之子胥說之半光帷搏其 **出**

宰臨淄孔叢子高見齊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

敬在德且臣稱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

貌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遠矣

王乃以管穆 **刷頭飾服**司馬徽別傳劉琮欲候司馬

為臨淄宰 **刷頭飾服**司馬徽先使左右問之徽鋤園左

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

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妄稱耶徽更刷頭飾服而出

頭謝之 **醜而嗜酒**魏志管輅容貌醜 **瓦礫盈車**林

張孟陽至醜每行小 **羣嫗唾之**世說左太冲絕醜亦

兒以瓦礫投之盈車 **羣嫗唾之**效潘岳遊于東公主

不堪隊主

宋書沈攸之謂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

以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

人部

月監頁名卷三十五

醜丈夫

左

獼猴衣帽北齊書宋游道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揉蚪蚪形意識不關貌何為醜者必

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所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

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

衣帽也將與構絕

容短陋而氣幹強

果人以此重之

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

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

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妍醜然後延入廖克順

面青江南謂之廖黥子猶是惡之不得入見

文唐書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章宙章氏子弟輒

日必貴不

可忽也

超黑色胡髯

號聞崑崙

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芫芫亦能去

黑公笑曰天生黑于予芫芫其如予何

形容短陋

麟閣獼猴

先觀妍醜

貌醜而

芫芫去黑

黑色胡髯

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

宋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

面黥用芫芫洗之當去荆公

醜丈夫五

增賦魏繁欽三胡賦曰莎車則黃目深眼圓耳狹頤康

居則焦頭折額高輔陷面眼無黑眸頰無餘肉蜀賓則

面象灸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眚洞頰傾鼻 朱彥時黑

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寔維彼元士稟之至緇色内外皆

相似卧如驪牛眠立如烏牛峙忿如鸚鵡鬪樂似鸕鷀

喜

美婦人一

增方言曰釵僚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釵或謂僚其通

語也又娃婿窈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

曰媵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窈故吳有
館娃宮秦有柒蛾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蛾或謂之姣
趙衛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
爲窈美色爲豔美心爲窈奕傑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
謂之奕或謂之傑宋衛曰傑又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
又曰娥嬾好也秦曰娥宋謂之嬾秦晉之間凡好而
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嶠之間謂之媼或謂之姣趙
魏燕岱之間曰姝或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
忤 說文曰媼好也詩曰靜女其媼秦晉之間曰媼娥
服虔通俗文曰容麗曰媼形美曰媼容媼曰媼南楚

以好爲娃肌骨弱柔曰媼娜頰妍美曰媼媼容貌曰媼
何承天纂文曰孚瑜美色也 周易曰冶容誨淫

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碩衣錦褰

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增**又曰豔妻煽方處 又曰彼

美淑姬可與晤歌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又曰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

女如雲 禮記曰婦容不專于色 莊子曰肌膚若冰

雪綽約若處子 楚辭曰媼容修態絢洞房些蛾眉曼

睽目騰光些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容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蘿山子曰麗色藏劍 諺曰美人入室惡人之仇

美婦人二

增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元妻夔娶之遂不嗣焉 **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史記曰紂囚西伯于羑里閔天 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而歸 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士二人 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

則結其襟帶恐飄飄不能自止善織五色絲引而結之 則成文錦 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爲嬖人赤鳥美人之地 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美宋華督父見之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公羊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色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俱則見者走易以元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佳者西施陽文也 **增**拾遺記曰越王貢西施鄭旦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

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竝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若雙鸞之在煙霧吐水之漾芙蓉越兵入國吳王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國語曰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祭今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三年王滅密成公英疏曰昔秦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之女也戰國策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爲陰姬乃見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殊無美者臣

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準頰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爲后又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又曰魯君舉觥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說苑曰齊王建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常苦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書畫去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

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悵惶聽許 史記曰尹夫人
邢夫人同時竝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願
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
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形狀不足以
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
真是矣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故
事曰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克之率取十五
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
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黛黑 西
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肌膚弱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
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東觀漢記曰初光
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
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
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也 拾遺記曰
蜀先主甘后沛人里中相者曰此女後貴極宮掖及年
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綾帳中戶外望
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
后與玉人齊色嬖者非惟嫉后亦妒玉人后乃誡上曰
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可以妖

玩經懷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爲神智
婦人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
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文帝入見紹妻及后后
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曰劉夫人云何
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
凡稱歎之太祖爲迎娶焉 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
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年十七容貌絕世時帝選良家
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
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
如血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深處

帷幄之中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
宮中號爲鍼神 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幸者
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
乃置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
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拾
遺記曰吳主潘夫人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絕
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于
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
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
貌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乃以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寵
四姬同坐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
四名洛珍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
季龍以爲夫人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
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陳書吳興志曰梁吳興
蘇氏女嘗于雲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彩五
色曰三年有徵蘇適章景明生女名要兒爲陳霸先后
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曰主出美
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
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 陳書曰陳后主張貴妃

名麗華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彩
進止閒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睐光采溢日照映左右

天中記曰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
花鳥使主宴 道山清話曰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
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纏足
令纖小作新月狀著素襪於蓮中回旋有凌雲態齊鎬
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宵娘作也 南唐書
曰後主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顰笑無不
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于天性 後山詩話曰費氏蜀
之青城人 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

建作宮詞百首 采石瓜州斃亮記曰完顏亮侍寢妃
花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慧麗專亮寵凡打球縱獵出入
無不從亮死亦被殺

美婦人三

原弄玉 飛瓊 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
妻焉夫婦共樓居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西王母
乘紫雲之輦履元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
許飛瓊鼓 南威 西子 戰國策晉文得南威三日不
雲和之簧 曹植扇賦情馳蕩而外得 巫峽
必有以色亡國者 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洛川 山海經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
黃帝之季女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
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 曹植洛神賦容與乎楊林流
眇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畔

青琴 絳樹 徒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
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 含睇 懷芳 楚詞既含
巧于絳樹清歌莫激于宋臘 含睇 懷芳 楚詞既含
笑元詩下見 捧心 伐性 吳越春秋西施捧心而顰
傳元詩下見 捧心 伐性 吳越春秋西施捧心而顰

青琴

絳樹

徒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

增二

六劉

晉書載記劉聰如中護軍大曰月光小

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貴嬪大曰月光小
行陳元達奏之聰廢斬斬慙志自殺載記列女傳劉
聰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長曰
英字麗芳次曰娥字麗華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謂
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與聖源寔別聰大悅于朕寔自
不同弘曰太保裔自有周與聖源寔別聰大悅于朕寔自
劉之寵傾 玉女 瓊仙 幽明錄武帝在甘泉宮有玉
于後宮 玉女 瓊仙 幽明錄武帝在甘泉宮有玉
姿端正帝密悅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
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五國故事南漢
劉銀才人 療飢 解語 南吳絳仙謂內侍曰古人謂
名盧瓊仙 療飢 解語 南吳絳仙謂內侍曰古人謂
人部

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矣詩話太液吐石

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華垂玉筍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合德坐誤吐袖合

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翠翰眉

東素腰橫波目宋玉登徒子賦臣東家之女眉如翠

睇以橫波處以椒房貯之金屋漢武故事見二

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

公主大悅遂成婚焉忘犁忘鋤傾城傾國上羅敷

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

吐石

翠翰眉

如翠

武帝數

阿嬌作

羅敷

事見五

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虢國嘗茗琬華琰輕鳳飛

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

鸞架刻其名于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杜陽雜編

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

眉點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以

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蓋

恐風日所侵故也宮人語曰丹山瑤婦漢殿麗娟

上瑤姬事見前雙紅芙蓉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

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

李延年和之長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

娟于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麗娟

中恐隨風而去也傳粉燎香吞刀吐火飛燕外傳

蘊七香湯踞通香沉香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好浴荳蔻

湯傳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嬪曰后雖有異香不若

婕妤體自香也晉書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

陳珠竝有國色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統破

人部

潘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
禮破貞高逸之情縱奢淫之節亂男女之
戲放傲逸之節何也被髮而卧不復言
長袖修裾

丹泉華幄 上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
提謨竝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絕古無倫或行
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幄幃飲以瑤珉之
膏飴以丹

夢遊巫峽 形畫漢宮 世見後高唐賦
泉之粟也 乃令畫工圖畫披圖召之眾皆賂畫工王明君
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醜圖之終身不得名幸後勾
奴求美女于帝帝以明君賜之召見貌為後宮

薄眉 錦衣絲履 飛燕外傳曰合德美
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噴稱
美淖夫人在帝側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靡顏膩理 修態姱容 竝楚辭
二見

卷髮

薄眉 錦衣絲履 飛燕外傳曰合德美
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噴稱
美淖夫人在帝側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靡顏膩理 修態姱容 竝楚辭

二見

美婦人四

增 隔窗見骨 帝王世紀殷時有仙
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
曰夫有男戎必自女戎好其色必授之情從其惡心必
敗國且深亂本矣 土城學服 吳越春秋越王以
戎君子曰知難本矣 土城學服 吳越春秋越王以
夫種乃使相之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
旦飾以羅縠教以步容習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而獻 秦人啖蜀 昔蜀于中國不通自秦以金
于吳

折齒 晉書傳謝鯤鄰家有美女鯤挑
鄰家處女有才色藉不與親生不相
知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盡哀乃去
衣藏琥珀 阮籍
武帝宮人麗娟以琥珀自佩置衣裾裏不
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新羅美女

車頻秦書符堅時新羅
身被五彩 神仙傳介象字元
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人部

美婦人

美婦人

美婦人

美婦人

美婦人

美婦人

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
 五彩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女急送手中物還著故
 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
 石還女授丹方一道
 能畫長眉山堂肆考隋煬帝
 長眉嘗以紅箋進詩謝帝
 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步步生蓮南史齊東昏侯
 昏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齊
 亡王茂請妻之玉奴守節而死故詩曰月步步雲梯謾一
 尊玉奴終
 石字美人南史西吳里志曰梁石靈寶本
 不負東昏
 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為
 武帝采女生元帝為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為朝請時
 人因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
 淡粧雅服梅妃傳梅妃
 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
 大明興慶三宮東都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
 塵土宮中亦
 服却塵衣杜陽雜編元載納薛瑤英為
 自以為不及
 異國求却塵衣
 名花見羞太平廣記明宗淑妃
 一襲與服之

玉卮娘

志怪錄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僧指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

美婦人五

原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銜泥

巢君屋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

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娼家女

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古樂府陌上

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素絲為籠係桂枝為籠

鈎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人部

淵蓋頁函卷三十五

美婦人

三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
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鉏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曹植詩曰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翁若春花紅
顏韡曄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爲我弦歌清濁齊均旣亮
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
採桑歧路間柔條芬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
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
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
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
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又阮籍詩曰二妃游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
婉婉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
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元詩曰有
女懷芬芳媿媿步東廂娥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脣
翳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帶金
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旣已
豔志節凝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
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
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詠內人晝
眠詩曰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據舉

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
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昭明太子美人晨粧
詩曰北窗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
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又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
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
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又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
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竝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
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

腰肢鏡前難竝照相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
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
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
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履梅花漸
著人樹斜牽錦被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
神 又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凝粧脫鏡中私
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
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承歡妾心君自解掛玉且留冠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
聽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淇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

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
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
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
徒勞紅粉妝 又吳均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
長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翳歷懸青鳳逶迤搖白
圃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又何思澄南苑逢美人
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
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捲葡萄帶日照石榴裙
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又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
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

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
舟妾何處織縑人 又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
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
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陳伏
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
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
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又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
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
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

將過上蘭 **增**唐徐賢妃賦得北方有佳人詩曰由來

稱獨步本是號傾城柳氣眉間發桃花臉上生腕搖金

釧響步轉玉環鳴纖羅宜寶林紅衫初繡成懸知一顧

重別覺舞腰輕 又梁錚觀美人卧詩曰妾家巫峽陽

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罨鬢微

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又孟浩然同張

明甫碧溪荅詩曰別業聞新製同聲應者多還看碧溪

荅不羨綠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綺筵鋪錦繡

妝牖閉藤蘿秋滿休閒日春餘景色和仙鳧能伴羅

襪共凌波別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粉

豔青蛾 又春情詩曰青樓曉色珠簾映紅粉春粧寶

鏡催已厭交情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

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鬪管

絃來 又宋之問和趙貞外挂陽橋遇佳人詩曰江雨

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

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傍人蕩舟

為樂非吾事自歎空閨夢寐頻 又李羣玉同鄭相并

歌姬小飲詩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聳巫山一段雲風

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

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人部

洪鐘類函卷三十五

美婦人

三

又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
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
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又李百藥火鳳辭曰歌聲扇裡
出妝影扇中輕未能含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
得念是分明莫見雙頰臉疑人含笑情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
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
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
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
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

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
至今未許也 又高唐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
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
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
陽高唐之岨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王曰朝雲始出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晞兮若松栢
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
偁兮若駕駟馬建羽旂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
雲無處所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
都游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

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游王後宮相
如曰臣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
東鄰有一女子元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
起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
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
上一作離宮閑館寂寞云一作重虛門閣晝掩曖若神山一作山
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
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
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弦爲幽蘭白
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

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
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
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
如脂臣脉定于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
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
當時而逞色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
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又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旣
遠也若披雲綠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
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如明月輝似朝日色若

漢金類卷之三十五
蓮葩肌如凝蜜 魏曹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鬋髣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所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齒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盼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被羅服之璀璨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于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許兮采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青陽動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

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
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 又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
側鱗附盈房蛾眉青眸顏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
掖耀日之珍筭珥明月之珠璫袿衣紛袿振珮鳴璜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睐而傾城揚綽
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于往古邁來今之清
英旣惠余以至歡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
愛之分深誓中誠于皦日要執契以斷金 又阮籍清
思賦曰靨白玉以爲面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耀精
佩瑤光以發輝 又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

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豔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
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
朱衣皓齒綿視騰采靡容膩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
霞斂色迴颺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
珠以申贈覲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邁眺霄際而告
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暫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
青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
頃寸陰未改事雖假于雲物心常得于無待 梁江淹
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旣翠眉而瑤
質亦矐瞳而頰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于錦紳色練

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
陳故山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
進也如采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
價直瓊草共枝于是雕臺繡戶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
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寂
桂煙起而清謐乃曜邯鄲之躡步媚北里之鳴琴若夫
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蕙初軟頰蘭始滋不擘蘅帶無
倚桂旗摘芳拾蕊涵詠吐辭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于
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欄丹
柰前軒碧桐笙歌畹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

月弦金波照戶玉露曖天氣已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
夜何央憶雜佩兮且一歛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
蘭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
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
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至
麗孰能與于此哉 又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
締交戚里馳騫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
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踰
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佩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
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

納影風動竹而納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
 羞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露粧
 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增**唐富嘉譽麗
 色賦曰客有紅盤京劇者才力雄倬志圖豐茂繡轂生
 塵金羈照路清江可涉淶淇始度拾蕊歲滋摘芳奇樹
 錦席夜陳茗華嬌春瑤臺吐鏡翠樓初映俄而世姝即
 國容進疑自持兮動盼目爛爛兮昭振金為釵兮十二
 行錦為履兮五文章聲珊珊兮佩明德 一作璫 意洋洋兮
 若有亡 一作聲珊珊兮意洋洋 踟躕兮延佇招吾人兮曲
 房凝釭吐暉兮明燭流注願言始勤兮四座相顧時我

我而載笑唯見光氣之交鶩夜如何其夜遲遲美人至
 止兮皎素絲秉明心兮無他期夜如何其夜已半美人
 至止兮素玉案之死矢兮無凋換既而河漢欲傾琴瑟
 且鳴餘弄未盡歌含韻清 一作清 歌曰涉綠水兮採紅
 蓮水曼曼兮花田田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浮兮不可
 度憐彩翠于幽渚悵妖妍于早露於是覽物遷跡徘徊
 不憚起哀情于碧湍指盛年于光隙擊節 一作榜 浩歎解
 佩嘉客是時也揚雄始壯相如未病復有鄒枚籍籍荀
 令咸娛座客喜妙情灑豪翰動和聲使夫燕姬趙女衛
 豔陳娥東門相送上宮經過碧雲合兮金閨暮紅埃起

人部

游鍾山詩卷三百五十五

美婦人

三

今綵騎多價奪十城之美聲曼獨立之歌況復坐絃酌
而對瑤章當盛時而謂何 又呂向美人賦曰蕖華灼
爍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縠舒蒙霧隔膚紅柔姿靡質
妖豔嬌逸絕衆挺出嫋然容冶霍若明媚曼睩騰光以
橫波修蛾濯色以總羣齒編貝鬢含雲顏綽約以冰雪
氣芬郁而蘭薰腰珮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
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沉靜見節有語笑呈姿
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真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

增歌唐李賀許公子鄭姬歌曰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
千端買沉醉銅駝酒熱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

客

一作精
聞容

花名鄭袖入洛聞香鼎門口先將芍藥獻粧

臺復醉

集作
後解

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

一作
有

合歡清弦

十五爲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牽人上馬鞍兩馬
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玉椀棲鳳凰袷羅
當門刺純綫長翻一作
糊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
自從小靨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相如塚上生秋柏
三秦誰是言情客蛾眉一作鬢
又作鬢醉眼拜諸親爲謁皇孫
請曹植

增七漢崔駰七依曰閭娶之孕旣麗且閑紫脣素齒雪
白玉暉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

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淮南
子曰嗟朕哆嚙籛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
母此惟也注此惟古之醜女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
齊無鹽邑女也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
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
于是拂拭短褐自謁齊王齊王方宴于漸臺左右聞之
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銜齒
謂有四始宣王喟然而歎納之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
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

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
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
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
擗杏齒如編蟹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
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
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
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
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
之遂以爲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
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曰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醜婦人三

原勃屑

龐廉

楚辭

西施

媿媿

而不

對媿

母勃

屑而

日

同宮

舉世

以為

恒俗

固將

愁苦

誕女

亮妻

世說

王

而終

窮麗

音龍

孟取

古好

女

葛誕

女入室

言龍孟

取古好

女

神色

卑下

殊不

似公

休婦

曰大丈

夫不能

鬚髻

孔明

曰君

擇婦

身有

醜女

習鑿

齒襄陽

記黃承

彥謂孔

明許焉

載送之

時人以

為

頭黑

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印鼻宿瘤見上齊鍾離事

傳齊宿

瘤女者

齊東郭

採桑之

女

惠妃

允婦

王隱

武帝為

太子納

妃謀久

不決上

欲娶

衛瓘

女楊

后欲

賈克女

上曰衛

公女有

五可賈

公女

有五

不可

衛家

賢而多

子端正

而長白

賈家種

妒而少

子醜

而短

黑也

勸曰阮

嫁醜女

于鄉德

如妹奇

醜交禮

竟許不

復入桓

範也

新婦所

乏惟容

耳然士

有百行

君有四

德卿有

其幾

許曰皆

效曠

孿耳

莊子西

施病心

而曠其

里之醜

人見而

美

鹿頭

偃肩

蟠腹

上見劉

思真醜

女賦朝

野僉載

兵

酒家有

婢蓬頭

垢面偃

肩蟠腹

疑妻有

美色洛

中殖業

坊

陋惡舉

世所無

朱悅之

忘寢食

醜婦人

三

增猴面

三

醜婦人四

增 嫫母倭傀

四子講德論曰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後宮花燭

唐書中宗

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寔蠻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禿于後宮列花燭嫁為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翁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醜婦人五

增 詩唐李白詩曰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

步笑殺邯鄲人 又張又新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

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原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鬢耳斷

牛語反 脣歷齒旁行踽儻又疥且痔 劉思真醜婦賦曰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

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頰

靨樓鼻兩眼顛一交切如曰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

如研米槌髮似掘埽帚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閻鈍

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

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豉

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靴可容箸

熟視令人嘔

長大人一

原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

人部

增 益頁函卷三百五十一

醜婦人

四

者其人長 **增**又曰臣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原**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長大人二

原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又曰季
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
大九圍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增**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
尺 **原**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
瓠金日磧長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
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

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
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
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
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
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
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括
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西
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六百里腹
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酒五斗不食魚肉五穀唯飲酒

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
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增**又曰東南有人焉周
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
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食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
食邪一名赤黃父 漢書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
人少時任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
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又曰賈逵長八尺
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郭
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三十國春秋曰東

萊太守王鸞未仕時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
據鞍由鐙燕王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
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而才貌不凡堪爲
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由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
前秦錄曰鹿緼字處嘿西平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
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宋書曰南
郡王義宣爲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
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
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

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風望迥然獨秀 又曰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槽脰長丈六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痛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五行書曰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獻長人名李家龐長八尺有五寸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夷堅志曰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

餘行倦則依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焉 語林曰成化辛丑蘇州衛數軍士以禦倭汎海爲大風飄至一島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不堪見數人悉以藤貫穿之繫于樹上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來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舍舟去觀其斷乃中指一節長尺有四寸貯嘉定庫

長大人三

增捕魚

張烏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 晉朝雜

記永嘉元年有鷺鳥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鷺陂中民
周虎張得之木矢貫鐵長六尺有半計其射者應長一
丈五六尺也倭國人常行遭風吹渡大海外見一國人
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始將從此國來
也

原林父

支提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

子橫洞冥記有支提國人手長三丈二

增鈞鰲

憑虎

尺有三手一當胸手足各三指

列子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其骨天帝怒滅龍伯國有大

人鈞六鰲連負而歸因灼其骨

猿臂

虎口

外國圖大秦國長一丈五

原腰十圍

跡六尺

亮少有大志不

帖郭知運長七尺

營始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詔如海濱輅車不能載三馬

襄武

出蓬萊

魏志咸熙三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

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

建旗載詣闕卧則枕鼓

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人

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

其首者見于軾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

後至禹戮之其骨

節專車此為大矣

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温厚人多敬

之騰其後漢書趙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

恃才傲物為

河流大履

增海汎中衣

祖冲之述異

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

以聞健以爲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河津

監寇登于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履

高麗過沃沮國其東臨大海近日所出問其耆老海東

復有人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裙身如中人衣兩袖長

原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注

符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護磨那為右鎮郎申香為
 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竝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
 一石肉 頽而長兮 數之極也 詩猗嗟昌兮頽而長
 三十斤 增銅頭鐵額 鉛爪鋸牙 廣額深頤 秀眉
 者不過十尺 數之極也 鉛爪鋸牙 廣額深頤 秀眉
 人者身長三丈鉛爪鋸牙黑毛覆 廣額深頤 秀眉
 身不食火葢禽獸或搏人以食 廣額深頤 秀眉
 明目 書孔帖楊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 後漢
 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 入學究書 結賢待
 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
 士 阮翁仲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
 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為瑞翁仲
 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者
 猶以為生 涼州記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
 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畧寬
 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 齊夢盤庚 郭稱顏子
 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璣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人甚長而大大下而
 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夫盤庚之長
 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鬚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
 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 晉書羊祜身
 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 一丈八尺 三十六年
 邑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括地圖 牽犬東萊
 魏畧天竺國人均長一丈八尺 括地圖 牽犬東萊
 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白首長丈 牽犬東萊
釣魚橫海 漢武故事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
 子因忽不見 孫綽子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
 橫海有魚傍陰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
 釣魚華山之頂 車隣國女 波谷山人 魏畧車隣國
 一吸萬頃之波 大人國有大人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
 丈八尺 大人國有大人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
 其兩 薦以大夫 拜為馬監 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
 臂 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
 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
 人部 謂盤頂約卷三百五十一 長大人

侯今者妾觀其出常若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
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怪而問之以寔對薦以為大夫漢書金日磾沒入官
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麗馬又肥好上
異而問之以本狀對即
日賜湯沐衣冠拜馬監

長大人四

原三丈 左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
父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北

門鄭瞞伐齊齊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之北門鄭瞞
由是遂亡注鄭瞞長狄國名蓋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
代怪之故 **千仞** 楚詞東方長人 **增金人十二** 前志
記其處所 **千仞** 惟魂是索 **增金人十二** 行志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
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併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
兵器作金人十二以像之遂自賢聖築長城故大人見
于臨洮明禍亂之起 **原千秋八尺** 又三輔舊事鑄金狄十二各重
二十四萬勛立 **原千秋八尺** 漢書車千秋姓田為高
于阿房殿前 **原千秋八尺** 寢郎房太子敗千秋訟

太子寃上乃召見千秋 **增形皆偉壯** 東觀漢記馮勤
長八尺餘體貌甚美 **增形皆偉壯** 字衛伯魏郡人

曾祖父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
魏間榮之號為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
不滿七尺長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 **力能扛鼎** 後漢
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力能扛鼎** 書虞
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其上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
占者以為吉及長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容止端詳 三國典畧寇雋歸老不復朝觀天子思與
相見乃令入朝雋身長八尺八寸鬚髮皓然容
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 **宰相之才** 裴景
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席 **宰相之才** 仁秦

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瑰璋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世何
所為作緯荅曰尚書令 **儀狀魁岸** 朗祖父雋字元異
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儀狀魁岸** 朗祖父雋字元異

博學好古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 **白晳長**
儀狀魁岸行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白晳長**
大孔帖齊映為 **姿狀秀偉** 又曰武儒衡 **心無憂患**

人部 **姿狀秀偉** 又曰武儒衡 **心無憂患**
長大人

三秦記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旬心
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
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
二丈端正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長大人五

原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
彌萬仞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
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
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以為縵兮曳彗星而為鬚掉指
揮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攬搶以為旌兮靡屈虹
以為綢江杳渺以泣泣兮焱風動而雲浮

原讚晉郭璞長臂國讚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

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又夸父讚曰神哉
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
心

短小人一

原方言曰侏儒短人也紫矐短也江湘之會曰紫又
曰瘠桂林之中謂短曰矐東揚之間謂之俯占夢書
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
輕

短小人二

增苟非相論曰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人部

增補類編卷三百五十六

短小人

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劔持刀罵詈嗔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克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敖于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古文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一短丈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此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

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原國語孔子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增說苑曰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甚小楚王甚

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劔願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原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

俱足名曰巨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樓護為人短小精辨

增又曰郭解為人短小恭

儉諸公以此重之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心輕焉及對賜黃金乘

傳去

原

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

尺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

風魏書曰王粲樂進竝為人短小

增

魏略西域傳

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康居長

老傳聞常有商行迷惑失道到此國中甚多夜光明月

之珠去康居可萬餘里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

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吳錄曰張蕃字仲輔

為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侏儒侏儒有何德令我思

君罔極宋書曰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

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

俱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

本國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

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人抱

上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崔鴻前

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

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三國典略曰齊

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為法曹見

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

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啟顏錄曰唐長孫元同有

人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短小人

十三

機辨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高密公主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元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召至始入門元同即曰為日已暗公主等即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為道暗元同即指段云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赤更無以對因話錄曰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下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眾人皆大笑天中記曰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即

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憮然大笑續世說曰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

短小人三

原臧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敗于狐

我君小子

侏儒

是使侏儒侏儒敗我于狐駘

小故也

家語高柴字子羔

不過六尺為人篤孝

優旃

蔡義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

立我雖短

故幸休

始皇乃令半相代漢書曰蔡義為

短小人

十四

兩吏持夾 楚葉公 齊晏子 上見二 晏子春秋曰

乃能行 門晏子不 眇丈夫 短主簿 史記曰孟嘗君之趙趙

入詳奉使 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晉書曰 蔡賦巴

王珣為桓温主簿為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郭讚 巴

馬 郭讚 淨人 子曰東北極有人名嶧馬兮押下狗 璞有

讚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 松為人短小益部雜記曰張

節 西海畏鵠 東方給驕 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

操 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中不死 漢

書曰東方朔給驕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作不及人

從軍不任軍事無益于縣官 增 遂拜府丞 乃為侍

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讀 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

有詞理拜為潁川府丞 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

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然堪此選

乃為晉安 宜為學士 令作左丞 山堂肆考邇英閣

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尊叔久在講筵而人品短

善為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續世說五代崔

曰崔子曲如鈎以清察稱令史惡之以其身短而偃嚙之

日行千里 壽踰萬歲 神異經鶴國男女皆長七寸

曰員嶠山有陔移國 性辟虫豸 形類螻蛄 神異經

人長三尺壽踰萬歲 遇其乘車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荒中有小人長一寸人遇其乘車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為虫豸所傷竝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

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 外國圖

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着目俱足但野

宿一曰焦僂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

萬里 續博物志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

因各善語國常羣往日下自曝其身熱乃歸飲丹露為

漿 智過其軀 身不如面 魏書陸侯多智長子馥有

人部

精監類函卷三百五十一

短小人

七

曰吾嘗歎陸侯智過其軀是子復
踰其父矣下桑維翰事見二

短小人四

增身長三尺史記東方朔曰臣朔身長九尺三寸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日南記吏**東觀漢記曰張

重舉孝廉送京師正月朝于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記吏非小吏也帝嘉其言賜以金

善用三短北史曰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顧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

李諧善**時稱短李**孔帖曰李紳為短李**州民盡短**唐書曰

唐書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眇小無髯**新唐書曰

歲貢諸朝城奏州民盡短自是罷**儀質陋倪**少儀質陋倪

李希烈叛闕播盛稱李元平帝拜汝州別駕元平募人築城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縛元平去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李克誠曰使汝

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

才及中人又曰辛讜癯**朱衣元冠**神異經曰西北荒

圍如長朱衣**人長二尺**拾遺記曰廣延**長安人腊**

元冠乘輜車**短小人五**南新書曰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焦僂氏

短小人五

原賦**蔡邕短人賦****侏儒之人****焦僂之後****出自外域戎**

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

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

恐其餘庭公劣厥僂窶嘔噴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

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患忌難與竝侶是

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辭曰雄荆雞

人部
謂監真白卷二百五十六
短小人
七

兮鴛鴦鷓鴣鳩鷓兮鷓鴣鷓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

兮形若斯螫地蝗兮蘆蚶且子如繭中蛹兮蠢蠕音而頓

須音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闌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

斧鞞鞞鼓兮補履僕脫椎杓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若

許原讚郭璞焦僥讚曰焦僥極麼淨人又小四體取足眉

目纔了淨音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